

青山从未如此饱满

米丽宏

天色破晓，南山像朵青莲花。向光的那面，暖而亮，背阴的这面，郁而青。天大亮了后，郁郁之气消散；完完整整一匹青呈现了。

山脚一溜垂杨柳，是碧玉妆成的青。万条丝绦，风里一扬一飘，有一种春风浪荡的洒脱。这北方柳，有铿锵的北地野气，像街头长发少年，时不时将长发一甩，桀骜不驯；如换了南方，将是几丝柳青晕染一角茶楼，女子俯在窗口，脆生生一曲“今我来思，杨柳依依”。

可是北地柳，绝没那旖旎劲儿，青郁郁底下透出一股只绿不柔的倔强儿。

野枸杞，一丛一丛，散漫之青。它们以脚下为原点，四处游走，逶迤而去；像京剧的西皮慢板，那么散，那么摇。慢悠悠讲理叙

事，没人赏也不要紧。枝蔓点点爆青，是铿锵板眼儿，一咕嘟一咕嘟的春光，凝在那里。

枸杞头，采来焯水，拌小紫儿，鲜得娇滴滴。南方人汪曾祺说：“枸杞头是春天的野菜。采摘枸杞的嫩头，略焯过，切碎，与香干丁同拌，浇酱油醋香油；或入油锅爆炒，极清香。”南山上泼满的野枸杞，没人理睬它；它们更疯更泼地跑满了南山。

野葡萄，一索一索老来俏的青。披拂着，蒙络着，摇曳着。一得春信儿，又仰头上攀，又自负，又欢欣。一锥儿一锥儿的嫩芽子，是一群小丫头，踮着脚尖儿，迈着小碎步，一窜一窜上楼梯。早发的，已青得一本正经；后发的，紫得羞羞怯怯，但都非常励志，因为生命

里深藏着冰雪融化的声音。

南山青，一天比一天厚。苍耳，泥胡，荆芥，蒲公英，柴胡，知母，地黄叶，乱慌慌这边捂，那边捂；可怎么盖得住？这一簇，那一簇，尖尖嫩嫩，浅浅深深，漫了一山缭乱的青。如今，这浑然一体的青，翻身一跃，把其他色部，呼啦啦，扫倒，掩埋了。

那时，一放学，我们就拎篮子上了南山。寻寻觅觅，择择拣拣，刨刨挖挖，将一味味中草药挖回家，修剪、晒干，卖去收购站，挣零钱儿。丹参的根，鲜红，我们叫它状元红；知母的根，白白胖胖，像小孩子的胖脚丫；蒲公英，举着一杆笔直青翠的茎儿，上头一朵明黄的花。剃到家，晒几天，它照旧喜悦生长，兴昂昂开花。

归途中，常于南山小径，一扭

头，就见满山寂静的青。它们已脱了嫩，不再是早春点点水泡微小的青了。那时节，干草棵，石头蛋，枯黄叶，乱慌慌这边捂，那边捂；可怎么盖得住？这一簇，那一簇，尖尖嫩嫩，浅浅深深，漫了一山缭乱的青。如今，这浑然一体的青，翻身一跃，把其他色部，呼啦啦，扫倒，掩埋了。

南山的青，从未如此饱满。它把雪藏起来，把泥土变松；它把沟沟壑壑藏起来，把日子变青；它把无知骄傲藏起来，让我们的心泛青。南山一青，日子从内到外，青个莹莹，青了个透。

几番南山青，一个人就长大了、成熟了。一座山年年会泛青；一颗心，有山的定力，就永远不会老，永远青个莹莹的，翠青、碧青、薄荷青。

唯有暗香来

起酸酸甜甜的口味，禁不住要流口水了。我们松开葡萄，叶片立刻又把小花朵重重遮掩起来，像是一双双保护着珍宝的绿色小手掌。小手掌的边缘是圆乎乎的小锯齿，好像有点害怕人摘，又怕把人给割伤了似的，是个既小气又温柔的植物。

“真没想到，葡萄也开花呢！”

我感慨。

张老说：“哪有不开花就结果的植物嘛，花高兴人看。人看，花就开得热烈；人看着不着，花也开，开给自己。”

张老将书一沓沓地码放在店铺的铁皮置物架中，最里面的几排架子没有用来放书，而是放着用皮筋打成卷的宣纸，上面依稀有字画的痕迹，紧紧挤在一起密不透风，很有戴经阁的味道。“哈哈，没关系，可以抽出来看，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那是‘黑’历史哩，”张老的语调变得认真了许多，他轻声说，“也是我一步一步走过的路。”

七笔勾

余昌凤	
小雨，滴答滴答 却怎么也敲打不醒 沉睡的人	
我们跪着，点燃潮湿的岁月 十一年在指尖，瞬间化作 一缕青烟 熏得园子里的花 也垂下眼帘	
我站起来，拍拍它们 轻抚完这个世界 油菜花 突然集体侧身，在风来的方向 让出一条颤抖的小径	
原来最轻的告别 才能让泥土，松开 在尘世攥紧的拳头	

溧水特校牡丹园的花

史 烨	
秦淮源头三万株牡丹的盛开 那是特校牡丹园里星辰大海的铺陈 姚黄魏紫，这些国色天香 天赐的宠儿，来人间历劫的仙子 以特校孩子们的模样出现 上天为他们屏蔽了世间杂乱的噪音 又赐予每个孩子牡丹花开的富贵	
一个鲜红的“融”字石刻 作为溧水特校的校训。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拥抱这个特殊群体 特校牡丹园，就是一座加油站 极具工匠精神的特校教师 以花神一样的焦骨与慈悲 将教育当种花，春风化雨精心培育	
让孩子们找到属于自己的花朵 并成为护花使者，一朵花 护佑另一朵花。在这里 一株牡丹代表一个希望 千万朵牡丹绽放犹如盛开的理想	

（上接一版）记得1972年过春节时，全矿停产，除值班人员外，矿工全部放假。大年三十下午4点多钟，我们推车班下班后，已错过回南京的公交车时间，大家商量后决定步行回家。大约5点钟，我和小伙伴们从南矿出发，沿林场、淳化、上坊、东山镇步行至中华门时，已是次日凌晨1点多钟，然后大家乘公交车各自回家。此次步行7个多小时回南京过春节，大家至今未忘。

当年青龙山煤矿有一批从东北鸡西、安徽淮南、江苏徐州等煤矿调来的老矿工，还有上世纪50年代曾在南京地区从事过煤矿工作的老矿工，年龄大都在50岁左右。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井下作业经验丰富，工资级别大多是七、八级工，当时在矿工中算很高的了。煤矿井下掘井或采煤常会发生塌方冒顶险情，处置这些险情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的。每当出现这些险情时，这些老矿工冲在最前面，谁的级别最高，在最前面抢险搭棚子的肯定是他们。别看他们平常稀拉散漫，满嘴粗话，但此时他们是处置险情的主心骨，凭借着多年的矿工经验，凭借着老矿工们沿袭下来的不成文的传统，凭借着老矿工们的强烈责任感，他们把危险和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之度外，冲在最前面，直到把险情排除掉为止。当时我们这些小字辈们也想冲上去时，但往往会遭到老矿工们一顿臭骂：你们懂什么？你们能搞好吗？都给我滚到后面去。他们这种爱护我们的怒骂声，不但把我们震住了，也把我们感动了。从这件事使我们彻底改变了过去对他们偏见的看法，也从老矿工们身上看到那种特有的无畏和大爱的精神在闪光。

要说当年青龙山煤矿的人和往事，大

颗粒的引力

张伟斌	
并没有绝对的平面 水面和镜面，也有颗粒 我的影子，并不真实 有一些离散，以及躲闪	
言语，并没有那么连贯 会断裂成一粒一粒 一个字，分裂成语气和笔顺 即使你说，或者不说	
颗粒与颗粒接近，或碰撞 是幸运之中的幸福 星球也是由颗粒组成的 星球颗粒，却相隔得大远大远	
每一个颗粒，都是有灵魂的 否则怎么有光，以及闪电 你和我，相隔或远或近 看不清晰的引力，点点滴滴	

青龙山煤矿，那难忘岁月……

家印象得比较深的有陈兴臣、江海清、李晓布等。虽然时间过去三、四十年，但矿友们仍能清晰地说出当年的一些事来。这次矿友们回青龙山煤矿专程看望北矿附近的老连长陈兴臣同志，陈兴臣上世纪60年代从部队转业，曾任青龙山煤矿六连、保障连连长，煤矿关停后调扬州梅塘、大连山司法劳改系统工作至退休。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现在陈连长两个儿子已成家立业，事业有成。这次到陈连长家，其子陈雷见到老矿友们左一声“叔叔”、右一声“叔叔”喊个不停，忙里忙外，热情招待，使矿友们心里感到热呼呼的。当年矿工们对南矿二营副营长江海清印象也比较深，大干开门红，大干红五月，战高温夺高产，大干一百天，大干九月向国庆献礼等竞赛场面，矿工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当年青龙山煤矿还有一个先进典型，他叫李晓布，身高1.9米多，近视眼，原二十九中老三届学生。据其他矿工讲，李晓布曾在六连干过采煤工，干活拼命，吃苦耐劳精神强，大家对他的表现都认可。1971年下半年，我从四连调至保障队推车班，李晓布是推车班长，我与他同住一个宿舍。平时大家看他衣着不讲究，下井工作服很少看他洗过。有一次，我的胶靴洗了未干，刚好李晓布休息，他的胶靴放在床底下。我想借穿一次，等他休息回来与他打个招呼。随后我穿他胶靴刚把脚伸进去，感觉不对头，脚上粘糊糊的，满脚煤泥。

我急忙脱掉胶靴一看，胶靴底内厚厚一层煤泥，看来胶靴好长时间未洗了。我心想，这胶靴也太脏了，怎么能穿得住。当时因上班，我只好硬着头皮穿了一个班，下班到澡堂脱下靴子一看，脚都泡白了。当年推车班有十五六个人，实行三班倒，李晓布不固定上那个班次。推车班任务是到立井井口将空矿车顺着大巷轨道推至小眼放煤或放石渣处，一趟要走约四、五里路程。矿车装满后，再将重载矿车推送至立井井口，由专人将矿车送入罐笼再提升到地面。我与李晓布虽然在一个班，但不是天天见面。在我记忆中，他个头挺高，在井下支巷行走时，始终弯着腰，有时不注意头戴的安全帽会撞到横梁。有几次我看见他因走得急，头撞到横梁后，半天缓不过劲来。他平时话不是很多，下井只知道干活，下班回宿舍看看书。井下大巷道井口地势低，往巷道里走地势高，重载矿车是下坡比较省劲，而推空车返回是上坡挺费劲。我推空车返回最多推3辆，而李晓布却能推七、八辆空车返回。当我们醒来准备干活时，才知晚他把活干完了。有时遇到矿车掉轨时，李晓布拿来铁撬棍，教我们如何把矿车扶正。我们试后真管用还省劲。之后李晓布任推车排副排长，我们接触就少了。记得当年省煤矿文艺宣传队还把李晓布先进事迹编成快板书广为宣传。多年后因工作需要，李晓布调离青龙山煤矿。后来到省级机关工作，担

任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开采煤矿是一项高风险职业，危险与意外无时不在。1969年至1979年十年间，青龙山煤矿曾发生过多起安全事故。当年南矿立井罐笼是人货两用，上下班载人，过了这个时段用于装运石渣、煤炭、物资材料等。立井罐笼类似电梯，不过罐笼未装饰，速度比电梯快，升降由井口信号工与开卷扬机工人配合操作。记得有一次立井值班工人把矿车推入罐笼后，安全保险卡未卡牢，罐笼在上下过程中，矿车失控掉入一100米深的井底造成事故，当时矿车掉入井底那瞬间场面真吓人。六连一名25岁结婚不到2个月的姓李矿工，上夜班不幸从一50米运料小眼坠落至一100米巷道漏头意外身亡。有一次掘井面发生塌方事故，一名矿工被压在乱石下，而且塌方上方石块还不断在掉落，险象环生。面对突发险情，当班矿工与闻讯赶来的几十名矿工组成抢险队，开始生死大营救。当时那抢险的场面，使我深深体会到时间就是生命的真谛。1979年10月20日，南矿立井一160米水平，由于采煤巷道局扇停止供电5个多小时，瓦斯工漏检3小时，放炮工在现场起爆器时产生火花，造成瓦斯大爆炸，致9人死亡，这起事故是当时苏南地区煤矿最大的一起安全事故。这些矿工英年意外早逝，不但给其家人带来极大伤害，也在其他矿工心理上留下了沉重的阴影。但是矿工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消沉，他们痛别矿友，擦干眼泪，又继续开始

遇见一个春天

王海波	
从内心说，我喜欢泉州这个一半烟火一半香火的城	
前几天说去泉州，赶紧做一些攻略。也许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竟然梦见自己坐于开元寺一棵数百年老榕树下，翻看卷页的黄书。	
开元寺在泉州西街，从寺南门的不同角度就能望见镇国、仁寿东西二塔，近望塔身，尤显庄严。南方春早，寺内古木新叶，绿影婆娑，古刹在春日里焕发出蓬勃生机。寺院东北部，设有一处弘一法师纪念馆，这是我想去的地方。弘一法师最后几年，在泉州度过。	
我不研究弘一法师，但他如同一首波澜壮阔又动人心魄的史诗，是我前行的灯，心中的塔。他的文章直透人心，余韵悠长。他的书法淡定通透，圆融自成。其文其书共美，实乃翻不过的山。我更感叹他传奇的人生经历，由翩翩公子、又风华才子，成就高僧大德，可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我在弘一大师造像前仁良久立，同时代的学者、名家都称赞弘一法师是全才：他精诗赋，功底深厚；他通音律，不乏优秀作品；他深究绘画，兼容贯通中西；他宣传新剧，推动从无到有；他为红尘义闯梨园，他为苍生勇退公学……这种生命际遇，在弘一法师那一次次对自己的回望里，却是残酷的。弘一法师觉得自己是一名襁褓中的婴童，不明为何而来而泪，也不明为何而成而乐。	
在我看来，弘一法师最终未必完全放下。来看看：10月10日下午，弘一法师在一张纸上写着“悲欣交集”，交给妙莲法师，并嘱咐注意：“如在助念时，见我流泪，并非留恋世间、挂念亲人，而是悲喜交集所感。”说完话，乃默念佛	
号。13日(农历九月初四)戌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大师安详往生。他的柔情与决绝，世间的声名、财富以及爱情，在最后一刻才算了断。后半生深悟佛法的弘一法师感受到了一种幸运的矛盾，纵览来时万千，他终成就了慈悲，也终体会了完整的痛苦。	
弘一法师虽避世绝俗，而无处不近人情。他的一生凡事认真而严肃，踏入佛门之后，一洗铅华，潜心戒律，笃志苦修，云游四方，弘扬佛法，授业讲经。他常年跣足芒鞋，过午不食，寒不逾三衣，生活极为清苦。但他却乐在其中，他慨叹僧界为世所诟病者皆因不守戒律，于是发愿毕生精研戒法，专弘南山律宗，所谓“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成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对微细的戒行也能严格遵守，毫不懈怠，其操行之苦，令人敬仰。弘一法师的精神世界，蕴含着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他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再到灵魂生活的不断攀登，展现了他强大的“人生欲”。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认真”，什么是对内心信仰的坚守。	
在那繁华与荒芜交织的世间，弘一法师的一生是一场盛大而庄重的灵魂修行。他从钟鸣鼎食的富家公子，摇身变为才情横溢的艺术先驱，再到青灯古佛旁的高僧大德，每一步都踏碎旧我，重塑新生。曾经的爱恨嗔痴、风花雪月，都在岁月的长河里沉淀，弘一法师于晨钟暮鼓中，在梵音袅袅里，与尘世的喧嚣彻底作别。回首来路，苦难是菩提，平淡是真意，他终于在心灵的净土上，遇见一个春天。	

帮我加勺盐

冯海鹏	
老公的事业繁忙，儿子的课业繁忙，公公的退休生活繁忙。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为家务繁忙。	
这天晚上，我正在厨房做饭，锅里正炖着汤。突然，我肚子里一阵咕噜噜乱叫，不舒服了。我连忙冲出来，告诉正在沙发上看电视的老公说：“你先帮我在锅里加点盐！”老公懒洋洋地说：“我浑身酸软，真不想动了，你晚一下加吧！”听他这么说，我虽然生气，但也没时间给他解释。刚好，公公慌慌张张从门外回来了，我只好说：“爸，你去给锅里加点盐，一勺就行！”没想到公公说：“等会儿吧，我回来取棋盘，老张在楼下等着我呢！”公公这么说，我也没啥好说的，转身进了洗手间。	
然后，我想起了儿子，便冲外面喊：“儿子，去给锅里加点盐，妈妈不舒服！”可气的是，儿子根本就不搭理我。顿时，我的怒火一下子全被激了出来，我天天为他们忙碌，一个心疼我的都没有，这么点小事都不愿意去做。想着想着，我的泪水不禁刷刷地流了下来。	
等我从卫生间出来，赌气坐到卧室，也不管汤的事了。过了一会儿，老公竟然喊我吃饭了。我只好出来了，才发现公公、老公还有儿子都在餐厅围着桌子坐在那里。老公给我盛了一碗汤，笑嘻嘻地看着我说：“真生气了？我给你开玩笑呢！故意逗你，盐我已经加了呢！对了，加了盐，我还到楼下给你买了药呢！”	
谁知道，他刚说完，公公和儿子顿时目瞪口呆。公公对老公说：“你已经加过了？我下楼把棋盘给了老张，惦记着这事，不光买了药，回来又加了一勺盐呢！”他刚说完，儿子笑开了：“说的是呢，我是无声地执行老妈的命令，到厨房给汤里加了一勺盐！”	

看着他们给我买的药，我感慨不已，其实他们都关心着我呢！舀了一勺汤一尝，天啊，差点没把我咸死！但我的心里还是顿时暖暖的。看着我难受的样子，一家人都笑了。

新的一天工作。今天当矿友们站在废弃的矿旁时，不禁想起那些曾经与大家共事而又逝去的矿友，当年他们为开发苏南煤田，不幸在井下遇难殉职，从此长眠于青龙山。大家想起昔日的矿友，心情异常沉重。大家在心中默默祈祷，愿宇宙间有一处天堂，让遇难的矿友永远在那里得到安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因国家经济建设调整需要，加之苏南煤矿资源枯竭，南京许多煤矿陆续进入关、停、转阶段，青龙山煤矿的命运也不例外。在那即将与煤矿与矿友分手道别的时刻，岁月的洗涤与锤炼，使矿友们成熟了许多，他们强忍住泪水，相依相拥道别，恋恋不舍踏上回城之路，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多年后，我得知自青龙山煤矿关停后，矿工们被分流到全市各个系统，各个行业，他们成了各单位紧紧依靠的骨干力量。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续写了煤矿工人的新的传奇。1975年我离开煤矿后，在30多年的公安交通管理从警生涯中，每当工作中遇到坡坎与困难时，我都会想起在煤矿那难忘岁月，煤矿工作那么辛苦都挺过来，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过不去的坎吗？

在青龙山煤矿，我们曾以青春的炽热之心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我与矿友们的汗水与鲜血曾飘洒在这青山绿水间，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青龙山煤矿赐予了我们淳朴而博大的情怀，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苦与乐，什么是索取与奉献，什么是责任重于泰山，什么是生死离别，什么是矿友深情……

（注：本文写于2018年6月）